

元史演義

繡像仿宋完整本

廣益書局刊行



元太祖



蒙力克

出在茂



薛禮



木合黎

索幹兒



索幹兒



勒茂

汪古兒

溫赤老



赤主兒扯歹



豁兒

納牙

館兒半刺失



李羅兀

忽必來





賈似道

宋理宗



張世傑

文天祥



王堅

汪德臣



陳宜中

范文晁



程鵬飛

楊震



李恒

左大猷



張達

張宏範



張千戴

張易



元世祖

伯顏



阿剌罕

董文炳



孫虎臣

夏貴



旺札勒

張九思



何瑋

田忠良



成宗

楊桓



仁宗

武宗



阿固岱

布呼密



元史演義目錄

第一回	德薛禪半路結婚	帖木真窮途遇救	一
第二回	追失馬途中得良友	聯鄰部月下會嬌妻	七
第三回	諸部歸心上帝號	深山遇救納偏妃	一二
第四回	聯盟誓王罕認義子	圖反覆桑昆啓戰端	一七
第五回	小奴僕片言取富貴	死骷髏一笑啓干戈	二二
第六回	滅乃蠻羣雄授首	封功臣多士蒙恩	二七
第七回	信神巫弟兄啓釁	破居庸金主求和	三二
第八回	定儲嗣手足啓爭端	發狂言西夏遭破滅	三七
第九回	山川作祟弟代兄亡	疆宇益宏子承父志	四二
第十回	賈似迫議和賈國	元世祖嗣位建都	四六
第十一回	奔維揚似道喪師	破臨安伯顏奏凱	五一
第十二回	文信國生前仗氣節	阿合馬死後露奸貪	五七
第十三回	貪貨財兩奸遭顯戮	遇陷害貳室失寶儲	六二
第十四回	用漢軍李庭破納延	効直諫徹里効僧格	六七
第十五回	獻玉璽皇孫嗣位	幸五臺太后施恩	七二
第十六回	信佛法丹巴欺婦女	畏人言李孟救神龍	七七

第十七回	番僧恃符凌辱親貴	關宣釋奠迅致風雷	八三
第十八回	肆淫穢太后藏姦	恃恩讎僧徒犯法	八八
第十九回	駐南坡英宗被弒	幸上都泰定升遐	九三
第二十回	施醢毒弟爲太子	逞奸淫后作夫人	九九
第二十一回	會啓鴛鴦看朱成碧	澤延鳳掖因愛成仇	一〇四
第二十二回	墜井下石巴延弒后	飲羊登壘滿濟辭官	一〇八
第二十三回	遊皇城舉國若狂	治黃河揭竿起事	一一四
第二十四回	陷滁州吳公起義師	破燕京元帝回蒙古	一二〇

元史演義

第一回

德薛禪半路結婚

帖木真窮途遇救

天地生人之初。無有所謂君也。榛榛莽莽。飢餐渴飲。有強有力者出。則羣奉之以爲酋長。使之發號施令於上。羣焉奉之於下。迨文物繁盛。智識漸開。始有揖讓征誅之事。然而邊徼荒遠之區。其開闢也晚。猶存渾渾穆穆之風。弱肉強食。兼吞互併。非用武力自衛。不足以自存。因此人人競習戰鬪。勇往直前。無所顧慮。中原人與之比較。如老弱殘廢。而遇生力軍也。其不敵也必矣。却說元代之先。本是韃靼的一種。起初稱爲蒙古。既有天下。這纔改國號曰元。論起他的武功來。無有倫比。殊方絕域。靡不臣服。故其輿圖之廣闊。爲亙古以來所未有。當太祖之興。不過漠北一小部落。不數十年。滅國四十。遂併夏。吞金。伐宋。而有天下。這不算是盛極了麼。據史冊上考起來。他這地方本是古來高昌突厥的故地。然而他却自認爲吐蕃之後。說是在李唐時。曾尙過文成及金城兩公子的。自以爲榮。又見中國古來帝王。有羊腓字稷。豎降生商的話。他便說是他的始祖。是一個天生的蒼色的狼。和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養的。始祖名喚巴塔赤罕。來到幹難河旁。不兒罕山前住著。這話荒遠難稽。也就不必細考了。到了太祖的父親名字喚做也速該。把阿秃兒（以後簡稱也速該）母親喚做訶額侖。生太祖於幹難河邊。這里溫寧答山下。因爲這時也速該正與鄰部落塔塔兒打仗得勝。將他的大將帖木真。兀格豁里不花等擒了來。正自大喜。又得了兒子。便給太祖起了小名叫做帖木真。也算是紀功的意思。太祖落地時。右手握着一塊凝血。光明堅固。如同赤石一般。也速該狠是奇異。遂格外鍾愛這兒子。太祖九歲時。也速該帶著他。想到他母舅幹忽訥處。找尋一個美貌的女子。給他做老婆。這天走到扎克撒兒及赤忽兒古兩山中間。遇著老友德薛禪。笑著迎上來。口中喊道。也速該先生久違了。帶著令郎到那裏去。也速該便將自己意思說明。德薛禪道。既是爲此。先生何必老遠奔波。我看你這令郎。生得光

華滿面。兩眼有神。我昨夜曾得一夢。夢見一隻白海青（即鷹品之最貴者）從天上飛來。落在我臂膀之上。兩翼掀著日月。我醒後便對人說。這日月乃是天上的東西。今被海青拿來。想必是個好兆。不想此時恰遇見你們父子兩個。這不是應了我的夢了麼。我看你這令郎很有出息。將來難保不稱王稱帝。我今年過半百。別無指望。只有一個女兒。年紀幼小。相貌却還不醜。但求能够看著他。在后妃的位子裏坐一坐。也是快活的。舍間離此不遠。你不信可攜著令郎同我去。說着便在前引路。也速該見他爲人誠樸。語言爽利。心中甚喜。真個帶了帖木真。跟著到他家裏。德薛禪喚女兒出見。年紀只得十歲。名字喚做孝兒帖。果然生得端莊流利。甚爲滿意。却不好造次提到親事。德薛禪忙去預備酒飯款待。當晚便在他家過了一夜。次日向德薛禪正式求婚。德薛禪道。這事我昨天說了。豈有不算數的呢。但是有一件事。必須先行說明。我也曉得女兒大了。終是要給出去的。但我只有這個女兒。總想他在身邊多養幾年。我纔放心。好在你的兒女多。如果能够叫帖木真在我這裏做女婿住幾年。這頭親事就此一言爲定。也速該笑道。這有何不可。便在跟來的坐騎中揀了一匹好馬。作爲定禮。當下便留帖木真住下。自己先動身回去。臨走時。又向德薛禪叮囑一番。託他好生教導。又說我這兒子從小怕狗。千萬不要叫狗驚嚇着他。德薛禪送至門外。一一答應。也速該纔騎上馬去了。這天又走到扯克撒兒地方。遇着塔塔兒的人方在村中宴會。也速該走得又飢又渴。便下了馬。想打個早尖。不想塔塔兒的人都認得他。交頭接耳的說道。這不是也速該麼。當年被他打敗。殺了多少人民。又虜了我們的大將。這冤仇如何不報。便在飲食中下了些毒藥。賢與他吃。也速該坦然不疑的吃飽了。上馬復行。走到路上。覺得身子不快。眼昏頭暈。知道是中了些毒藥。勉強支持着。走了三天。方纔到家。便躺在牀上。不能動了。想着左近。只有察刺合老人的兒子蒙力克。可以靠得住。忙叫人去喚了來。對他說道。我的兒子均還幼小。帖木真又在德薛禪家做女婿。我歸途被仇家塔塔兒們所害。看來命在須臾。將來我家中的事。全仗諸位弟兄們。和諸位嫂嫂們照看。現在最要緊的是快把我兒子帖木真叫回來。說到這裏。便氣絕死了。蒙力克

依了他的話。走到德薛禪家裏。但說也速該爲想念兒子。生起病來。特着我來領帖木真回去。德薛禪見不能強留。只得放女壻跟着蒙力克回來。見了母親。訶額倫痛哭一場。便把也速該埋葬了。訶額倫撫着四個兒子。一個女兒。苦苦度日。到了次年春間。族中照例祭祀祖宗。訶額倫母子因爲到的遲了些。這部長的兩個夫人使不許他們吃茶飯。連肥肉也不分給他。訶額倫道。這不是明明欺負我們孤兒寡婦麼。今日這種冷落情形。將來起營時。不招呼我們的日子還有呢。(漠北之人皆逐水草而居。故時常遷移)兩個夫人冷笑道。放着茶飯。你們自己不會吃。還等人來請麼。當初祖宗可惜沒有定下這條例。就是起營時。不招呼你。看你怎樣。訶額倫只得含了一包眼淚。帶着兒女回來。後來部長啓行時。真個把他們撇下。連他家裏的近侍。見主人失勢。也想率衆散去。蒙力克的老子察刺合老人看不過。出來挽留。反被他們在脊背上戳了一鎗。成羣結黨的去了。察刺合被傷臥在家裏。帖木真來看他。察刺合嘆了一口氣道。你父親好容易收集了這些百姓。都被他們帶領去了。不是完全失敗了麼。我又負傷。不能助你。如何是好呢。帖木真聽了大哭。跑回去告訴母親。訶額倫本也有些武力。當下提鎗上馬。帶着人去追趕。果然趕上。把逃去的截了一半回來。但人心既去。終難強留。不久仍到部長那邊去了。訶額倫一家數口。無人養活。幸虧他還能耐得勞苦。每日到山裏拾些果子。掘些蔬菜。當做糧食。勉強苦度過了幾年。帖木真等漸漸大了。時常將針來彎做釣鉤。向幹難河裏釣得魚來奉養母親。倒也別有一種樂趣。當時過的日子。雖如此艱難。弟兄幾個。却都不失英雄氣概。如今先把他們弟兄幾個的名字表出來。請閱者記清。以後就好敘述了。却說訶額倫自歸也速該後。共生四子一女。最長的便是帖木真。第二的名叫合撒兒。第三的名叫合赤溫。第四的名叫帖木格。女兒名叫帖木侖。每人以次相差兩歲。還有兩個一名別克帖兒。一名別勒古台。乃是也速該別妻所出。年紀與帖木真相仿。當時也一同居住。這天帖木真合撒兒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四個人一同坐在河邊釣魚。帖木真先得了一尾金色鯉魚。甚是歡喜。却被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奪了手。帖木真合撒兒氣憤不平。回來告訴母親。訶額倫斥責道。這些小事算

得什麼。我們現在孤苦伶仃，形影相弔。全仗你們弟兄幾個和氣，聯成一氣。要是自己先做仇敵似的，咱們受，都長我們的苦。還想報復麼？二人雖不敢辯，心裏很不以母親的話爲然。母裏還唧唧着道：「昨天我好不容易射得一個雀兒，已經被他們搶去。今天又奪我們的魚。照這樣子，還能一處過活麼？」說着，把門帘子賭氣一擰出去了。又來找別克帖兒尋衅。恰好望見他正在屋後小山上放馬坐着。兩人便蹣跚躡蹤的，帖木真在前，合撒兒在後，使想抽箭射去。却被別克帖兒回頭看見，仍從從容容的坐着說道：「哥哥們容我一言再死。哥哥常說受不得部長的苦，難道忘了報復了麼？如何把我當眼中釘看待？既不能容我死，便是但求休將我弟兄別勒古台再拋棄了。說罷盤膝而坐。等他箭來。帖木真等正在氣頭上，那裏理會這宗話？每人一箭把別克帖兒射死了。回到家中，訶額命見兩人顏色有異，早已猜到八九。問知果然，指着帖木真罵道：「你這畜生，落草時手裏握着黑血塊，我就知道不是好事。如今果然現出這種禽獸行爲，蛇蝎心腸。你將來還望得好麼？兩人無言可答，走了出去。再說這部長名叫秦亦赤兀惕。（以下簡稱秦亦赤）向乞鄰勒禿黑說道：「我從前撇下的帖木真母子，現在屈指算起來也好幾年了。倘若他像飛禽似的羽毛豐滿了，倒來害人，不可不防。說罷，即便親自帶了幾個伴當，到幹難河舊居來探聽。訶額命母子是被他嚇怕了的。看見秦亦赤的影子，早已膽戰心驚。別勒古台趕到樹林裏，砍了些木頭來扎成寨子，將房屋擋住。又把合赤溫帖木格、帖木侖三個小孩子藏在山洞裏。合撒兒拿了弓箭出來對敵，鬪了半天，勝負未分。秦亦赤大呼道：「我帶來的人馬很多，料你也不是我的對手。只要把你哥哥帖木真交出來，餘人我一概不問了。帖木真在後面聽得真切，騎了一匹劣馬，使向山深林密的地方逃走。被秦亦赤一眼望見，撇了合撒兒隨後趕來。帖木真怕被趕上，見面前有一座小山，名叫帖兒古捏，素來人跡罕到，不顯高低，便向密林中鑽了進去。秦亦赤轉眼不見帖木真，又不敢深入，只得帶了伴當，四面圍守着。料他總不能不出來。豈知帖木真一連藏了三夜，以爲秦亦赤必然走了。剛要牽馬出來，忽然馬鞍落在地下，再看馬身上的肚帶後，都拴得好好的，不勝詫異。仔細一想，莫不是秦亦赤未

去。天公阻住我麼。便又重複回去。但是三天沒有吃茶飯。肚裏很是飢餓。身邊又沒有帶乾糧。只得向樹上胡亂摘些果子吃了。轉眼又是三天。打熬不住。又要想出來。走到路口。却被一塊幾丈寬的大白石頭塞住去路。心裏想道。這石頭我來時沒有的。可見真是天意了。只得回去。又住了前後九天工夫。林裏的果子也被他吃盡了。帖木真心裏想道。與其這樣不明不白的餓死荒山。不如索性出去與他拚個高低。死了也還有點名氣。想罷走到路口。拔出削箭刀子。把那白石邊的樹木割下幾枝。連人帶馬擠了出去。走到山邊。秦亦赤果然還在這裏等着。一見帖木真。便喝令從人上前捆上。拿了回去。帖木真自必死。誰知秦亦赤偏不就殺。先叫在百姓內示衆。然後標了罪名。插在頭上。徧遊各營。每營住宿一宵。也是懲戒他人的意思。過了幾天。正當四月十六日。乃是他們的紀念日。秦亦赤每年必在幹難河岸上。大做筵會。這天興致倍濃。帖木真這裏只用一個小兵看守。帖木真等到天晚人散。見這小兵軟弱可欺。出其不意。脫下頭上木枷。將這小兵打倒。逃了出來。怕人看見。走到幹難河邊林內臥着。想想不好。又走到河水淺的地方。跳了下去。把身體藏在水裏。只露出頭來好通呼吸。再說那個打倒的小卒。從地下爬了起來。大賊犯人逃走了。秦亦赤等聽見。都聚攏來不見帖木真。大家都嚇呆了。還是乞鄰勒禿說。今晚月明如晝。料他雖走不遠。快去追人要緊。衆人聽了。分頭向樹林裏挨排着尋。那裏有個蹤影。內中有個叫鎖兒罕失刺的。也是他們同族。平日看見帖木真母子們孤苦。很有憐憫之意。此時找到河邊。一眼望見帖木真臥在水裏。帖木真被他見了。連忙起來哀求。鎖兒罕失刺道。你這人真是狡猾。然正因為這聰明能幹的上頭。所以纔招了秦亦赤弟兄們的妬嫉。務要置之死地。你須要謹慎了。仍舊去躺着。我決不告訴人就是了。說着過去。恰遇見秦亦赤走得滿頭大汗。問他可曾尋着。鎖兒罕失刺假作埋怨他道。你們白日失了人。如今黑夜叫我到那裏去尋。你又喝了幾杯酒。恐怕尋得不仔細。那邊我都去過。現在還是幫着你仍到原路上再覆一遍罷。推着秦亦赤轉去了一路上。又向秦亦赤道。今晚倘若尋不着。你還是早點歇宿。明日也好尋的。好在他是身上有刑具人。還怕跑了他麼。鎖兒罕失刺把秦亦

赤騙了過去。偷空又來向帖木真道。你在這裏。明日終要被他們尋着。總不妥當。此時你母親兄弟在家裏。不知怎樣哭泣痛苦呢。你還是趁着人散的時候。早求脫身回去。要緊說罷。又去了。帖木真心裏想道。我在此舉目無親。一出去便被人拿住。沒命。算來只有鎖兒罕失刺人最慈悲。他的兩個兒子也好。記得前夜示衆時。到那營裏。他們兩人替我脫了枷。很有顧惜的意思。今日老的又幾次替我隱瞞。還是連夜到他家裏。求他搭救。爲是想能使從水中立了起來。把衣裳擰乾。順着岸邊尋去。但是天氣昏黑。不辨方向。不知從那邊走。爲是。幸還記得鎖兒罕失刺說。過他家。是打馬奶子的一夜。到天明不斷。只好順着聲音尋去。果然到了他家。叩門進去。鎖兒罕失刺還沒有睡。見了說道。我叫你去尋你母親兄弟。你爲何却到我處來。兩個兒子在旁說道。雀兒被鷹驅逐。藏到叢草裏。是草木尙能救人。難道人不如叢草麼。說着便將帖木真身上的刑具除下。燒燬。引他到他後面藏羊毛的車子裏藏着。又吩咐他妹子合答安道。你好好在這裏看着。無論何人來。不可告訴他們。過了幾天。秦亦赤遍尋帖木真不見。知道必是有人將他藏起。便下令挨戶搜查。搜到鎖兒罕失刺家裏。細細檢視。連床案下都翻到了。末後搜到羊毛車上。全家都驚惶起來。車上的羊毛已經翻出了一半。帖木真在裏面嚇得亂抖。只聽鎖兒罕失刺對那些搜的人說道。像這般熱天。裏面就是有人。也早經悶壞了。衆人方纔住手。一闔散去。鎖兒罕失刺見衆人去遠。纔把帖木真叫出來。對他說道。今日我一家人的性命。險些送在你手裏。明天難保他們不再來。你還是尋找你母親兄弟去罷。又叫兒子牽出一匹甘草黃的馬來送給他。另外還有煮熟的一隻羊羔兒肉。同一皮桶湯奶。給他路上充飢。又送了他一張弓兩支箭。預備防身。帖木真只得謝了出來。想回自己家中。無奈路途不甚熟悉。沿着幹難河前行。其間港汊紛歧。亂山重疊。不知走那條路好。但揀那人跡多的地方行去。走了一天。不敢停留。只顧前進。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程。看看天色傍晚。忽然一座大山擋住去路。山勢陡峻。滿地荆榛。帖木真還想前進。誰知那馬却走乏了。任你鞭着。再也不肯上去。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忽聽得山後有一羣人大喊着說道。好了在這裏了。帖木真倉皇問。料着必是